

“全营一杆枪” U-2飞机是这样被打下来的

参加1967年“九八”战斗的,是当时驻扎在嘉兴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某营。伏击U-2飞机成功后,该营荣立集体三等功,该营一连荣立集体二等功,一连三班荣立集体一等功。一连有七人因为直接参加战斗,荣立一等功。当年31岁的宾若文、27岁的王泽礼、25岁的李庆华,都是一等功获得者。事隔48年后,已从部队退休的战友相聚在长江之滨,谈起当年伏击U-2飞机的经历,他们还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/文
张世发 白雁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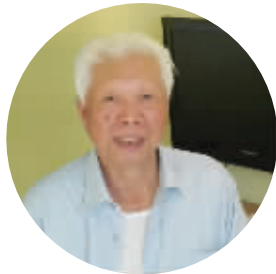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九八”战斗中U-2坠落现场的飞机残骸,这张照片宾若文珍藏了四十多年

导弹成功命中靶标。

随后,部队奉命从大西北进驻华东地区。1967年4月下旬,两列火车拉着王泽礼和他的战友,以及全套兵器装备,顺利到达目的地。为了隐蔽,部队驻扎在机场的一个角落,飞机“机窝”成了摆放兵器的临时阵地。5月的华东沿海一带,刚刚迎来夏季。营房是临时搭建的钢架房,油毛毡盖顶,芦苇做墙。泥土地面经过大家反复击打才成为了平地,钢架房周围又增高泥土,挖上小沟,防止雨水流进房间。荒郊野外,蚊虫密密麻麻,白天太阳出来屋里比屋外还热。

条件艰苦,生活上的困难,大家都不在意。当时,国产的“红旗”导弹兵器刚研制出来不久,兵器稳定性不够,经常出故障。特别是天气转热,无线电发射设备受到影响,经常跳高压,这让大家都非常紧张。为此,经常要加班加点维护兵器,也曾为了排除兵器故障连干三天三夜。



李庆华

跟情报预测的一样, U-2飞机果然来了

李庆华是北京人,打下U-2飞机那年,他25岁,当时的身份,是一连3号车方位角操纵员。

“我们那时,是全营一起协调作战,大家分工各有不同,但都是同一个目标,要把敌机打下来。”

“九八”战斗时,李庆华所在的3号车又叫指挥车。他是车上的方位角操纵员,和车上的另两个操纵员分别负责制导雷达天线的高低角方位角操纵、目标跟踪和在距离上的目标跟踪。

李庆华记得,那是在“九八”战斗前一天,上级就通知说,第二天U-2飞机可能要来。为什么说U-2飞机要来?“一是根据天气预报,九月八日这天的天气非常好,万里无云。U-2飞机采用光学照相侦察,天气好,侦察照相效果好。因此,U-2飞机来的可能性就大。”

当然上级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技术侦察措施,以致能够提供更可靠的情报。

“自从部队到华东沿海后,我们一直准备着。每天都要跑警报,一天好几次。这一次,可让我们逮着了。”得到上级敌情通报后,李庆华所在的地空导弹营立即对兵器进行了认真检查,直到没有任何一个隐患存在。9月8日一大早,部队又对兵器进行了例行检查,确认兵器没有任何问题。

果然,上午9时30分U-2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。得到U-2飞机起飞的情报后,部队立即进入了再一场的战斗准备,再次对兵器进行全面检查,随后关机待命。U-2飞机起飞后,沿着海岸线向北飞行,当U-2飞机机动转弯进入大陆,离部队300多公里时,李庆华和战友们进入了一等战备。“当时,大家拼命往车上跑,各就各位,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”



宾若文

击落敌机,胜负就在一念之间

击落美国U-2高空侦察机时,宾若文31岁。他毕业于空军地空导弹学院,是科班出身。“九八”战斗时,他的身份是3号车引导技师,也是班长。用地空导弹部队的说法,“全营一杆枪”,这枪的扳机,就掌握在宾若文手里。

宾若文记得,“真正打仗的时间,其实就几十秒。前面都是跟敌人背对背,静默跟踪状态。”

“第一次敌机从海上进来,又出去了。它第一次进来时,一进来我们就在对它进行跟踪,兵器也曾经‘接通同步’,使导弹、发射架接电,与制导雷达保持一致。它出海时,我们解除了‘同步’。后来,敌机又从海上回来了,我们又对兵器‘接通同步’。”

当U-2飞机进入地空导弹兵器火力范围时,指挥员下达了射击命令。当天,营长去执行别的任务,由副营长夏存凤担任指挥员。在3号车上指挥整个战斗。副营长“发射”命令发出的一刹那,宾若文脑海里迅速反应,坚决果断地严格按照作战预案掀起了发射按钮。不到10秒钟,三发导弹连续飞向了空中。

第一发上去,显示屏上显示,导弹信号沿着垂直标线上去,然后与敌机重合……

第二发导弹紧跟其后飞向目标,接近敌机到一定距离时,显示器上出现导弹的回波。两个亮点相触的瞬间,猛然一亮,迅速向四周膨胀……

第三发导弹继续朝敌机猛扑过去……

成功击落U-2飞机!全营一片欢腾。搜索队立即出发,按照指挥所图上标出的U-2飞机坠落方位,前去搜索U-2飞机残骸。

登上天安门城楼,受到毛主席接见

战斗告捷,1967年9月28日,部队在上海举行了庆功大会。作为击落U-2飞机的一等功获得者,宾若文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“国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”发来的请柬,代表全营去北京,参加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群众庆祝游行大会,并凭请柬上天安门城楼观礼。

庆功大会结束后,宾若文乘坐空军委余立金的专机,从上海起飞直飞北京。在北京,宾若文还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署名的请柬,9月30日晚上被安排出席国庆招待会。招待会上,宾若文见到了周总理,还见到了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。宾若文本就不善言辞,到了这种场合,更是拘束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宾若文登上天安门城楼。“上去以后,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很多将军。将军们穿的是普通的黄军装,一紧张,也分

不清谁是谁。”

观礼结束时,他和周总理握了手。那天晚上看焰火,刚上天安门城楼,毛主席来了,跟每个人都握手,宾若文记得:“他的手好大好宽。”

从北京回来后,宾若文回到老部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调往老家湖南工作。今年秋天,是他和老战友分别三十多年后的重逢。



蒋杏生

他没有立功,但战友们说政工干部“功不可没”

“九八”战斗取得胜利,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很不容易的。

参加聚会的蒋杏生,当时是营政治处干事。他回忆,部队到嘉兴后,第一次参加当地驻军的大型集会时,口号都不敢喊,完全跟不上当时的形势。在纷乱的环境中,营党委及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,稳定了部队思想,让大家一心一意搞好战备。

那年八九月间,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闹得凶的时候。嘉兴地区“红暴”与“工总司”两个组织不时进行武斗,甚至冲击军队。为了保护部队的安全,为了战斗的顺利进行,临战时蒋杏生受命组织了警卫班,设置了警戒线,任何外来人员不得进入,甚至下了死命令,“有人擅闯营区不听劝阻时,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”。

虽然根据当时的规定,战后全营没有一个政工干部立功,但在战友们看来,他们仍然“功不可没”。



张世发

被打怕了的U-2侦察机再也不敢深入大陆上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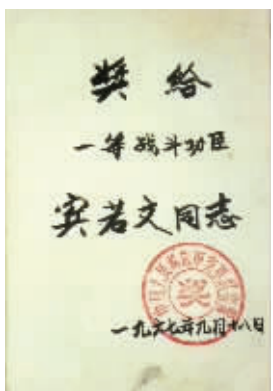
参加聚会的“九八”战斗另一位参战人员、班集体一等功、个人通令嘉奖获得者张世发,当时也在3号车上。他的身份也是该车的引导技师,是宾若文的副手。

他用“三个第一”“一个长期”来总结“九八”战斗的重要成果。“第一次使用国产‘红旗2号’地空导弹兵器击落U-2飞机。在敌人施放电子干扰的条件下作战,第一次取得胜利。这次参加战斗的部队是一支新部队,接装训练结束担负战备才四个月零八天,第一次作战就取得了胜利。”

这次战斗后,被打怕了的U-2再也不敢深入大陆上空。“可以说,‘九八’战斗为粉碎敌人空中侦察争取了一个长期的安宁时间。”



宾若文的立功受奖证书



一等战斗功臣宾若文获得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,该书他珍藏至今



王泽礼

第一次使用国产兵器,每个人都紧张

参加伏击U-2的战斗时,王泽礼是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学生兵。他的大学,是和“哈军工”齐名的“西军电”,即位于西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。

1965年,王泽礼从西军电毕业,被分配到空军部队。1966年初,空军组建新的导弹营,王泽礼成为其中一员。地空导弹营都是精兵强将,部队的领导干部,高职低配,从其他部队调来,降一级任用。大学生来了,先是见习,然后才能担任技师,负责某一部分兵器的维护使用操作。平时还要和战士一样担任站岗放哨的任务。尽管苦和累,但大家个个干劲冲天。部队成立不久,王泽礼所在营就奔赴祖国的大西北进行改装训练。

在西北,部队一驻就是一年,先是进行理论培训,然后才接受了全套国产“红旗二号”地空导弹兵器,并进行操作训练。1967年春,为了检验训练成果,部队试验打靶,